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至大金陵新志卷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黄裳

至大金陵新志卷十四

元 張鉉 撰

摭遺

戰國策范環對楚懷王曰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鮑氏注云察猶治也楚有而治之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然鮑註瀨湖乃以為南陽之屬

殆非也南陽未嘗屬越又與江東全不相近正謂溧陽之瀨水明矣

漢溧陽長潘乾元卓校官碑靈帝光和四年所立時歲在辛酉杜少陵所謂骨立通神者葢此類也詳見石瀹碑碣於固城湖中紹興十三年溧水縣尉喻中遠得之輦置聽事之側葢相距九百六十二年矣時時見光采兮兵宿直或以褻衣頓於趺上必夢大龜逐而齧之乾道戊子有官告院吏出職為尉顧碑字多闕蝕以為無用且

厭人之來呼隸史曹彥與謀將沈之宅後廢沼內一寓客素好古聞其說往詰止之邑宰陳容之為從諸縣圃作屋覆焉至辛卯歲金陵守作文一篇欲識石陰遣匠來甫鐫兩字遭碎屑激入目旋易他匠皆然竟不能施工出洪遵夷堅志守蓋唐掾

孫鍾權之祖也家富春早失父與母居性至孝遭歲荒儉以種瓜自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曰此山下善可葬當出天子君望山下百步許顧見我

等去即可葬處也鍾去三四十步便返顧見三人並成白鶴飛去鍾記之後葬其地地在縣城東冢上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及堅母孕堅夢腸出繞吳閶門以告鄰母曰此夢安知非吉祥也按溧水志上方寺基在縣西二十里唐開元十二年置南唐僧惠海作十王齋記立石大觀二年以石送府故老云寺即孫種瓜地也其鄉見名思鶴可證知縣史彌鞏作羊左廟等十調笑樂府孫種瓜井有曰孫鍾元是栽瓜圃客至嘗瓜固其所不應司命降從天至今人指設瓜處皆謂在此與實録不同姑存其説

孫策為許貢客昭所刺傷面治瘡方差取鏡照面見所

殺道士于吉在其中顧而不見如是再三因擲鏡大叫瘡裂須臾而死

孫權與曹操相持於濡須權乘大船來觀曹公軍曹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乃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勻船平乃迴魏書

孫權使將軍衛溫等下海求亶夷二洲洲在海中長老傳云秦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遇風皆止此洲不出世世相承有數萬家

時有會稽東鄉人行海遇風至夷洲其亶洲絶遠不可得到温等得夷洲數千人而還

張温使蜀諸葛亮見而嘆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

孫峻害諸葛恪并使無難督施寛上取其弟融融不之知忽聞兵至猶豫不決先是公安有靈鼉鳴時謡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此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吳録衛人姚光自言火仙帝焚之火滅光坐灰中手持

素書一卷帝看之不識初在武昌日徵方士會稽介象
者為立第給御帳號為介君帝每從學閔形法前後所
言皆驗帝曾問象鱠魚何者為上象曰鯔魚帝曰海中
魚不可卒得且言近者象曰易得因壍地灌水其中鈎
之得鯔以為鱠仍請使往蜀市薑為虀初作鱠而去欲
了而還使者言於蜀見張温温因附家書而歸吳廢帝
亮暑月遊西苑食青梅使黄門至中藏取蜜黄門先恨
藏吏乃取鼠糞投蜜中言藏吏不謹帝即呼吏吏持蜜

瓶入帝問曰既蓋之日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非有恨於爾耶吏叩頭曰彼嘗從臣求官席席有數臣不敢與帝曰必此也黃門不伏侍中刁玄張邠請收黃門與藏吏付獄帝曰易知耳令破鼠糞糞中猶燥帝大笑謂玄邠曰若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乃燥是黃門所為也黃門懼即自首伏法

吳少帝時全主譖殺其妹朱主埋於石子崗後主欲改葬之塚瘞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有識主亡時衣服

乃使兩巫各待一處以伺其靈使察戰監之不得相近久之二巫各見一女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崗上半崗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須臾進一塚上便止徘徊奄然不見二巫不謀而言同遂開塚衣服與所言同

吳使光祿大夫紀陟使魏司馬昭問來時吳主如何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曰彼戍備幾何荅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昭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荅曰

疆界雖遠而其險惡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至於防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之厚禮遺還

建鄴有鬼目草生工人黃狗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草為芝草買菜為平慮草遂以為瑞封狗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案干寶傳黃狗者吳

以土運承漢後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末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懸殊即其天道精微之應也

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出師至楊荷橋榮忽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未及埋忽大叫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二聲遂活人問之榮言上天北斗下見人縛張悌意中驚愕乃大呼何人縛軍師門人怒榮叱逐去之遂活其日悌死榮至晉元帝初猶在

王濬將捄吳造船於蜀建平太守吾彥覺之表請增兵

為備皓不從彦乃輒為鐵鎖斷江路及晉師臨境沿江諸城望風降附或見攻拔彦堅守攻之不下晉軍退舍禮之及皓亡始降晉武帝拜為金城大守帝甞從容問薛瑩孫皓所以亡瑩對曰皓為君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帝復問彦荅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何為亡彦曰天禄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葢天時豈人事也張華在坐謂彦曰始為名將積有歲年蔑

爾無聞竊所惑矣彥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帝甚嘉之位至長秋卿吳錄

晉王濟嘗與武帝碁時濟伸脚在局下因問孫皓曰聞君生剥人面皮何也皓曰人臣無禮於其君者則剥之武子大慙遽縮脚又嘗侍宴武帝曰聞君善歌令唱汝歌皓應聲曰昔與汝為隣今為汝作臣勸汝一盃酒願汝壽千春

大帝黄武年中魏軍大舉文帝自至廣陵臨江朝廷危

懼乃召術人趙達筮之達布筭曰吳衰在庚子今賊無能為帝問庚子遠近曰後五十八年帝笑曰朕憂當身不及子孫也後五十八年皓果亡國吳志達本河南人少好奇異用思精密知東南有王氣可以避難遂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謂太史丞公孫滕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予三世不過太史郎滕求其法達曰今已亡矣及太祖即位令達筭在位幾年達曰漢高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帝大喜後果如言嘗謂知星者曰我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足下晝夜暴露望氣不亦勞乎帝每問其法終不言及死聞有書發棺求之竟無所得時皇象字休明善書中國不及嚴武子字子卿善圍棊人莫與對宋壽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妙動神明與

太祖畫屏風誤落筆點因為蠅帝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嫗能相人知吉凶吳範占風氣劉淳明天官太一此八人世謂之八絕

吳自景帝立災祥頻衆永安二年三月有異童子年可六七歲著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畏問之荅曰我熒惑星將有告爾曰三公鉏司馬如言訖昇天去漸遠若疋練自後五年蜀亡六年晉興未幾吳為司馬氏所滅

王敦在湖陰謀舉逆明帝密知之自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敦時晝卧夢日繞其營驚起

曰此必黄鬚鮮卑奴來也晉書帝母荀氏代州人帝狀類外家鬚黄故敦謂之黄鬚鮮卑奴也使五騎追之帝已馳還見逆旅賣飯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以此示也俄而敦追騎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晉書帝以水灌糞令冷以為信而止帝僅獲免今太平南有翫鞭亭敦既得志暴慢愈甚諸方貢獻多入已府凡含既允庾黨成不軌初敦始病也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夢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叱左右執之意惡而死

蘇峻反祈鍾山神許晝朱鬣紫蹄馬碧蓋朱絡車後郁

鑒入援亦祈鍾山山神謂鑒曰蘇峻為逆人神所憤當
與蔣子文共誅鋤之峻亦祈我豈可助之為虐今以疏
相示及案妝而疏見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學中宗即位以領國史累遷
散騎常侍修晉紀上自宣帝迄于建興凡五十三年成
二十卷辭簡理要直而能婉世稱良史初父亡有所幸
婢母忌之乃殉葬後十餘年母喪開冢合葬殉婢仍活
取嫁之因問幽冥考校吉凶悉驗遂著搜神記三十卷

將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也三十國春秋云昔年中牟令蘇韶病卒後韶從弟節見韶乘馬晝日而行著黒𢄼黄綵單衣節問曰兄何由來韶曰欲改葬耳節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為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接顔回卜商今見為修文郎死之與生略無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異爾節曰死者何故復欲歸其尸乎對曰譬若斷兄一臂以投地就剥蝕其於兄有患否死者屍骸亦如此也節曰厚葬之頃死者樂乎韶曰何樂之有節曰若然兄何故欲改葬韶曰遂生時意耳言終而不見

何充性好釋典修佛寺供沙門以至貧乏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戸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

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云二何佞於佛二
郗諂於道

許詢徵司徒掾不就乃策杖披裘隱于永興西山憑樹
構堂蕭然自致至今此地名為蕭山遂捨永興山陰二
宅為寺家財珍異悉皆是給既成啓奏孝宗詔曰山陰
舊宅為祇洹寺永興新居為崇化寺詢仍於崇化寺造
四層塔物產既罄猶欠露盤相輪一朝風雨相輪忽自
備時所訪問乃是剡縣飛来既而移皐屯之巖常與沙

門支遁及謝安石王羲之等同遊往來至今皐乇呼為許玄度巖也許玄度集遁字道林常隱於東山不問世事好養鷹馬而不乘放人或譏之遁曰貧道愛其神駿卒後戴安道嘗經其墓嘆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巳成冀神理綿綿不隨氣運俱盡爾

塔寺記今與嚴寺即謝尚宅也南直竹格巷臨秦淮在今縣城東南一里二百步尚嘗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家無一全汝宜修福建塔寺可禳之若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可擬之尚寤懼遂刻小塔施杖頭恒置左右後果有異氣遥

見西南從天而下始如車輪漸彌大直衝尚家尚以杖
頭指之氣便四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
遂於永和四年捨宅造寺名莊嚴寺宋大明中路太后
於宣陽門外太社西藥園造莊嚴寺改此為謝鎮西寺
至陳大建元年寺為延火所燒後五年豫州刺史程文
秀更加修復孝宣帝降勑改名興嚴寺實録
謝奕為桓温府司馬温尚南康公主主妬忌温甚憚之
經年不入其室奕嘗以酒逼温温逃酒入主門奕遂升

温廳事吏命酒引一直兵共飲謂之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恠也公主謂温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京師每歲除日行儺令所謂逐除也結黨連羣通夜達曉家至門到責其送迎孫興公嘗著戲為儺至桓宣武家宣武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之乃興公案禮儺逐癘鬼也論語云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注云儺驅逐疫鬼也亦呼為野雩戲今俗謂儺為野胡並訛言耳實録

晉太宗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曰汝生子男必昌明為字及産東方始明名之太宗後悟泣曰昌明在爾耶

桓温初廢海西公兼害殷涓曹秀庾倩等及太宗崩入拜山陵左右覺其有異或云臣不敢既登車失色顧謂從者曰向見先帝因問涓形狀荅曰肥短温曰向見亦在側歸遂懼而為疾晉書

桓温伐蜀行見諸葛亮八陣圖指謂左右曰此常山虵

勢也蜀書八陣圖諸葛武侯所作在魚復平沙上皆聚細石為八陣行列相去各三丈許在今夔州白帝城下江水次每至冬月水小行人沿江踐踏毀散殆盡至夏五六月間淤潦淹没其圖復如故及冬水退次序宛然實靈異也

桓温移鎮姑孰自以雄武專朝窺窬非望或卧對親僚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代復不足遺臭萬載耶時遠方一比丘尼有道術至姑孰求浴温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破腹次斷兩足温見惡之浴竟問尼尼曰君若作天子亦當如是曾經

行王敦墓望曰可人可人其心跡若是

王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歲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爾言訖不見坦之尋亦病卒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唯憂國家之事朝野痛惜之

桓冲温弟也有武幹温甚異之初父亡後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冲質羊羊主不欲

為質乃言曰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為江州刺史厚報之

劉驎之住在南平陽岐村刺史桓冲將造之值驎之在樹採桑冲遣通驎之驎之曰使君忘其陋賤猥賜光臨請先詣家君冲因詣其父父命驎之於内取濁酒菜葅冲令人代驎之斟酌其父辭曰若使官人非野民之意冲為盡歡而去驎之常賑窮濟急以身親其事村民感焉遠村有一獨嫗病將死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

史耳驎之往看自為治棺殯之侍中張玄奉詔至江陵經陽岐村見一人持生魚半籠来造船寄作鱠及維舟取之問姓名即驎之也玄素聞名甚加禮重驎之飡罷即返竟弗留焉

桑門釋道安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桓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紀五十四卷以為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

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授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彊也鑿齒尋以脚疾廢居里巷苻堅陷襄陽與道安俱獲於秦秦主與語大悦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征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爾苻堅敗歸襄陽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未行會卒

晉書鑿齒為桓温西曹主簿時温有大志既平蜀召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其手問國祚修短答曰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

白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必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悦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與之星人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令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以此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日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乃以鑿齒言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晉孝武帝遊於清暑殿有一人黄衣自號天泉池神名淋岑君謂帝曰若見善待當福祐之帝惟恐投以佩刀神怒曰君為不道將使知之因不見遂聞鼓鼙之響而

去帝乃請大沙門為齋夜轉誦見一臂長三丈來摸經案甚怪之後帝與宮妓泛龍舟飲宴於池有慢神色乃見形拏龍舟沈帝遂溺死與今本紀不同尋考其實則暴崩清暑非繆也圖經

諸葛長民富貴時多有異每卧夜中輒驚起跳踉與人相敵毛脩之問其故長民曰見一物甚黒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又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隨復却出又擣衣杵相

與語如人聲不可解又於壁中見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被誅

初王子年著讖云帝諱昌明運當極特申一期延其息諸馬渡江百年中當值卯金折其鋒至安帝果為劉氏所代自東晉子孫相承四代十一帝起戊寅終己未凡一百二年並都臺城之建康宫始元帝過江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元帝稱晉王元年丁丑歲至禪宋之年庚申歲實一百四年而丁丑尚繼於

西晉庚申終入於宋唯一百二年郭言二百益倒其言爾

宋武帝微時躬於丹徒業農及受命後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帝有慚色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覩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治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

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稱上儉素之德武帝不答獨言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

宋元嘉九年詔有司旴眙表王彭所居曰通靈里蠲復二世彭幼喪母後父亡將營葬值天旱遠汲以泥塼泣號勤悴一旦大霧霧歇於磚竈前有水如池得以周用窆訖歸助者或亡其斧返求之至向水所則積旱揚塵有雉浴鄉人異焉

宋王仲德在北為慕容垂所逐滁水暴至不知所如有

白狼來對仲德號訖厲水度仲德隨之獲免又曾夜行澤中失道每有炬火照路後貴圖白狼祀之

宋明帝六年立總明觀徵學士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

明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言應迴避者數百千品犯者必加罪戮改騧馬字為馬傍作爪以騧似禍字故又嘗以南苑借張永云給三

百年期滿更啓復命問曰永不以為少乎他事類此宣陽門人謂之白門上以為不祥甚諱之尚書左丞江謐甞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謐頓首謝罪久之方釋

宋顔竣字士遜轉吏部尚書留心選舉後謝莊代竣領選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賔客諠訴常微笑答之時人語曰顔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朱修之守滑臺為魏所圍累月糧盡外援不至遂陷沒初母聞修之被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

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今如此兒必没矣後聞修之果以此日陷没拓拔敬嘉其守節以為侍中後奔鮮卑馮弘於黄龍拓拔燾伐弘有説弘令修之歸求救者乃發使隨修之泛海未至東萊遇猛風船失柂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船乃正仰望見飛鳥知去岸近尋至東萊郡

宗慤隨檀和之破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慤以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見果驚

奔敗賊衆潰遂尅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金銀各六萬兩

蕭思話初在青州嘗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謝莊字希逸為赤鸚鵡賦袁淑見而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孝武嘗問顔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延之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莊莊應聲答曰延之

曾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别没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殷孝祖入援建康遷冠軍將軍督前鋒諸軍事先有諸葛亮筩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之

薛安都嘗夢仰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天門開乃中興之象及魯爽叛上遣安都率步騎據歷陽追爽至小峴刺爽斬之爽世號驍勇生習戰陣咸言萬人敵

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返時人云關侯斬顏良不之過也進爵為侯

袁粲字景倩少有風操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其文略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

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懽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此亦欲試飲此水矣

宋時郡縣田禄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禄皆入後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禄皆入前人始自元嘉不改此科計月分禄阮長之嘗為武昌太守去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

戴顒逵之子也有巧思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顒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時議面

恨瘦工人不能改顒曰非面瘦臂胛肥耳及減臂胛患即除無不歎服

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留一兩頭置門内而去

齊高帝性節儉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使碎之凡有異物皆毁之後宫欄檻以銅為飾者皆改

用鐵內殿舒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天下移變風俗也齊鬱林王昭業即位改元隆昌其秋見廢立海陵王昭文冬十月為明帝所弑改元建武先是沙門寶志住東宮常從平昌門入忽云門限上血污人衣褰裳走過俄而載帝屍自此門出頸血流於門限史臣曰郭璞稱永昌之占二日之象而隆昌之號亦同焉案漢靈帝中平六年四月崩辨太子十歲即位改元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為昭寧董卓輔政改為永漢卓廢帝為弘農王一百七十日鴆之九月立靈帝子協却號中平一年四號也晉惠帝太平二

年長沙王反事敗成都王頴改元永安頴奔河間王復改元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號故知喪亂之軌逾千載而必同之矣

王敬則東起兵高祖疾篤朝廷倉卒東昏侯使人上屋望見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或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策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謔云檀道濟避虜也

崔祖思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像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雜神為列祖思曰使君若清蕩

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之伍也遂相與除雜神

垣榮祖少學騎馬及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技何異犬羊乎累遷寧國將軍東海太守榮祖善彈登西樓見海鵠羣翔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虞玩之仕宋官至左丞見齊太祖躡屐造席太祖取屐

視之訛黑斜銳藁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三十一年矣初拜征北行佐所買貧士未辦易之太祖善之因賜新屐不受曰着精日久弊不可捐所以不當殊賜

謝超宗靈運之孫父鳳嘗作殷淑儀誄宋孝武見嘆曰超宗殊有鳳毛出為太祖長史坐公事免自詣東府門通謝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逸太祖對之甚懽

太祖即位轉黄門侍郎在直省常醉上忽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来二十年佛出亦無奈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司馬後以怨望免官禁錮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壊墜水僕射王儉牛驚跳下車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前後言誚布在朝野及淵出水沾濕超宗又笑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用淵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粲焉得免寒士

陸澄字彦淵少好學行坐眠卧手不釋卷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昔單于以賜蘇武子良復細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説以老疾轉光禄大夫卒年七十世稱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張融嘗泛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又作海賦還示顧

愷之曰此賦可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立取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足也融嘗與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若草木每自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善草隸書自號其能太祖尤善之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與何戢善嘗往詣戢為從者誤通尚書劉澄宅融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熟視澄良久曰都不是乃出

其為異如此遷司徒從事中郎謁告東出世祖問所住
止曰臣陸居無屋舟居無水上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處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周顒字彦倫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
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王儉謂顒曰卿
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緑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
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謝鳳子超宗嘗候王僧虔仍往東齋詣其子慈慈正學

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我不及有如鷄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

陸惠曉字叔明晉太尉玩之玄孫清介正直不雜交遊劉璡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惠曉並宅其間有水必應異味遂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惠曉後遷竟陵王長史或謂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退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欲以無禮處人又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用立輕重於懷抱終

身常呼人官位

王融嘗詣王僧祐遇沈昭畧素未相識昭畧流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余猶日出扶桑入於濛谷照耀天下何人不知而卿有是問昭畧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致如此

齊明帝末年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稱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遊公卿門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方泄明帝

令東還始作婦人服歎曰有如此伎還為老姥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王敬則蕭遥光陳顯逹崔慧景舉兵之應也遥光未敗前一夕人夢羣虵緣城四出明日各共說之咸以為異

齊衡陽王鈞常手細字書五經一部為一卷置之巾箱中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有墳索何須此蠅頭細書别藏巾箱答曰巾箱五經檢閱且易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之為巾箱五經自此始

宋武帝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內軸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太祖輔宋蔫祖冲之追修古法冲之乃造銅機運轉不窮而司方如一自馬均已來未始有也宋元嘉巳後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尚踈乃更造新法永明年中為竟陵王子良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性解鍾律博塞當時為獨絶諸葛亮有木牛流馬冲之别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塚得銘曰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等皆不能悉賈淵荅曰此司馬越女嫁苟晞兒驗訪果如其言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三世傳學十八州士族譜合一百帙七百餘卷該覽精悉世莫比之建武中遷長水校尉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盡行於世永明中王儉亦有百家譜

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為藥有餉愿蛇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牀下復送四十里經宿復至

故處愿令人更送遲明乃復歸如此再三説者以為仁義之心所致

梁武帝普通元年置大愛敬寺西南去縣十八里為太祖文皇帝造大通四年又造一丈六尺旃檀像量之剩二尺成丈八尺形次衣丈及手足更重量又剩一尺五分至大通五年寺主僧洽重量又剩七寸即是長二丈矣大同四年移入大殿勑主書吳文寵更量又剩五寸凡五度量即長二丈七寸豈非精誠所感耶精金著人神氣故異

曹景宗大破魏軍於鍾離封竟陵公拜侍中為人性躁不能沈默出行嘗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重人所具瞻不宜如此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數十騎馳騁拓弓作霹靂怒發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鹿數肋射之渴飲血飢食肉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靜不得路行欲開車幔小人輒言須閉置向車中如三日新婦悒悒使人無氣

夏侯詳未貴時荆州城局參軍吉士瞻因浚萬人伎庫火防池得金革鉤隱起文曰錫汝金鉤既公且侯士瞻妻詳之兄女乃竊與詳詳喜佩之及武帝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

范雲與梁高祖常同宿顧嵩舍嵩妻產子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謂帝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後果然

宋如周有才學而面狹長梁宣帝嘗戲之曰卿何為謗

法華經如周蹴踏自陳不謗帝又言之如周不悟而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曰君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陳王固琅琊人性信佛法嘗禪坐誦經又妙於玄言使聘魏國宴饗請殺一羊羊於固前跪足而拜又宴昆明池魏以固南人嗜魚大設罟於水中固以佛法呪之一無所獲

陳司空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

未辨乃勤力耕種遇大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至田中號哭仰天告愬居數日有漑田迴者云苗已更生明徹往果如所言至秋大穫足充葬用有尹生善古墓謂其兄曰君家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來經墓所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也至時果然有應
馬樞郿人少好學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引為學士留書二萬卷與之嘗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

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粃糠席上之論稽之篤論亦各從其所好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中徵度支尚書辭不至每王公大人有饋餉辭不獲免者十分受一屬世亂所居盜賊不及依託者數百家皆得全樞目精洞黄能視闇中物常有白鷺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櫩廡年八十六卒撰道覺論行於世

徐陵使魏魏人館宴之日甚熱主客魏收謂陵曰今日

之勢當由徐公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僕来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陳後主嘗自夢黄衣圍城有血霑階至卧床頭而火起又有狐入其床下捕之不見以為妖精後主乃自賣身於佛寺為奴以禳之又於郭内大皇寺造七層塔未畢功而火從中起飛向石頭城燒人家無數常使人採木於湘州栰下至牛渚磯没水中既而漁人見栰浮於海上乃起齊雲觀未就國人歌曰齊雲觀賊来無際畔始

北齊末諸省官人皆稱省主未幾而滅陳末朝官亦稱省主識者以為省主主將見省之兆也陳高祖即位日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省中夢有人自天而下導從數十人至太極前殿北面執策策金字曰陳氏五帝三十四年又後主在東宫有婦人突入唱曰畢畢國主主尋而不見又嘗有一足鳥集於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茂草化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向水開解者以為獨足葢指後主獨行無衆茂草言荒穢也隋承

火運草得火故為灰矣及後主至長安與其家屬館於
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開者其言皆驗
南史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王茂曰亡齊
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為婦
玉兒泣曰昔時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
不受辱乃縊而死
仙者李盤白溧陽人西晉初築室高遼山之西陲煉丹
丹成以九井藏之得玉苗芝一本類白蓮花養一虎飼

以藥苗清水不血食謂之仁虎峯頂作一亭名會仙元康元年八月十五日清晨輕雲縹緲異香紛郁太極仙翁八洞天仙俱會于亭乃服丹玉皇遣朱衣使者齎玉册詔補吳越仙任盤白老鬢皤然而紺髮盤頂因以盤白為嘉號仍以名山事載于碑或曰名盤栢云

許堅南唐人嗜魚炙火上不去鱗腸食每和巾帶入溪澗浴坐乾風日中衣服黦氣人惡之多夢中吟詩宿下山雲泉精舍僧出白字韻請留詩與僧對榻熟睡至晚

起出詩有古池香泛荷花白之句見詩話太虛觀有堅放魚池舊傳堅放食魚全骨化生魚云又題幽棲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連晴壑山色接天台湖光照寥廓玉洞絶無人老檜猶棲鶴我欲泛靈槎他時冲碧落又雲泉寺呂司法題詩云許老求仙杳不還好詩長在碧蘿間唐人錯寫雲泉寺只合題為小蔣山注曰寺在下山許堅隱居之地重巒喬木邑人號蔣山見溧陽志又見祈澤寺註

盧絳寓居翔鸞坊遘熱病彌日晝寢夢一婦人被真珠

衣持蕉一本令絳畫食歌菩薩蠻一曲送之食畢而寤病亦瘳矣其詞曰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簾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臨殘夢圓孤衾成暗泣睡起羅衣濕眉黛遠山攢芭蕉生暮寒絳後立功仕至節度留後南唐亡起兵匡復不克而死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常州刺史州當吳越之衝屢交兵城邑荒殘昭符為政寛簡招納逋亡未幾遂富實一日坐聽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懾撫案叱之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

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納庫中

洪内翰邁嘗言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于史册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没無傳者南唐後主時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于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殁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亡訖不霑褒贈其事僅見於吴唐拾遺録頃嘗有言合九朝國史為一書他日史官為列之於李煜傳庶足以慰斯人於

泉下容齋續筆按宋史李雄作張雄

南唐將亡數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石記視之詩也其辭曰莫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昇寶位趂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隣嬌小女騎虎踏河氷宋師以甲戌渡江後主實以丁酉年生曹彬為大將列栅城南為子建也潘美為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即安仁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右之地皇朝類苑

南唐將亡前數年宮中人挼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

為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經宿露之號
為天水碧宮中競服之識者以為天水趙之望也開寶
中新修營一石記凡數百字隸書從頭云從他痛從他
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為石子盡更書千萬箇從他痛
從他痛不知其讖也未幾宋師渡江云
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機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
預其謀及宋師問罪誓以固守時張洎為喬之副嘗言
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

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討之上也掣其手去視事廳内語二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曰此詣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扉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其屍如生而不僵髭鬓鬱然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黄半臂舉手障影自南廊過掘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覩者

魏泰筆録云幼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箒行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窊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家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歳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

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之奩箧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許君答書曰邁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人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奥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嘆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矣

宋高宗為康王時靖康初避金兵走甚急忽有白馬莫知從来康王乗馳千里夜宿村市馬不復見黎明復来越數日康王渡海自明越海之杭渡錢塘江甫登岸馬復在前王策之至晚不見徧尋之乃土地廟所塑白馬尚復微暖流汗康王即位行下臨安建白馬廟歳差官祭之

建炎南渡百僚倉皇渡江舟人乗時射利停橈水中每渡一人必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宗諤為將作監

逃難至江滸而實不攜一錢徬徨無措忽覩婦人于其側美而艷語葉云事有適可者妾亦欲渡江有金釵二隻各重一兩宜濟二人而渉水非女子所習公幸負我以趨葉從之且舉二釵以示篙師首肯令前婦人伏于葉之背而行甫扣船舷失手婦人墜水而沒葉獨得逃生悵然以登南岸葉後以直龍圖閣帥建康其家影堂中設位云揚子江頭無姓名婦人豈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 許彥周揮麈錄

溧陽豪民吳璋以財橫鄉曲非特外人畏之其家子弟亦甚嚴憚每坐堂上則無敢過其前必先穴壁窺伺璋不在方敢入弟十九郎者因窺隙見金紫人向堂立後有服朱緑數人少長儼列驚異之疾走入門乃無所覩私喜以為家慶未艾既而璋以不法為邑丞龔滏所治至於竄流遠方弟亦連坐黥徙袁州家貲皆估籍劉侍郎岑買其室居縁是為請袁守免其弟歸因得服役門下適劉當歳除享祀偶於壁隙窺之金朱緑袍恍然曩

日所見者始以語人夷堅志

洪輯居溧陽縣西寺事觀音甚敬幼子佛護病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證危甚呼醫杜生診視之杜曰三歲兒抱疾如此雖盧扁復生無如之何矣輯但憂泣辦凶具而輯母以嘗失孫愁悴尤切輯益窘懼投哀請禱于觀音至中夜妻夢一婦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令服人參胡桃湯覺以語輯洒然悟曰是兒必活此葢大士垂教耳急取新羅參寸許胡桃肉一枚不暇剝刮

煎湯灌兒一蜆殻許喘即定再進遂得睡明日以湯浸去胡桃皮取淨肉入藥與服喘復作乃只如昨夕法治之信宿遂瘳此藥不載於方書盖人參定喘帶皮胡桃則斂肺也夷堅志

聖湯延祥温湯元序金陵屬邑溧水溧陽舊多蠱毒丞相韓滉之為浙西觀察也欲更其俗絶其源終不可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疋易藥一圓遠近中蠱者多獲全濟值滉小女有惡疾浴於鎮之温泉即愈乃盡捨

女之粧奩造浮圖廟於湯之右諜名僧以蔵寺事有以竹林市藥僧應之涚欣然迎置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獻於是其法流布仍刊石于二縣之市唐末喪亂石不復存而温湯之寺至今在焉鎮之大族夏氏世傳其法藥以温湯為名誌其所自也温湯元方五月初桃皮末二錢 盤蝥末一錢先以麥麩炒去翅足 大戟末二錢生用 右三味以米泔生用淀為圓如棗核形如中一切蠱毒食前用米泔下一圓修合時於净室中切忌婦人孝子猫犬見崇寧間住持

僧智淳得其方於府帥曾氏家云

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雨淚稽顙屢指其腹主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親録囚徒一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産二子煜感牝狙之事罪止於流其山去城東二十五里

溧水州東南二十五里有烏鯉廟昔民有女感黒龍於田野歸而有娠産一鯉魚投於水中復能變化隨母所出入後乘雲而去母亡每春時必來墳所鄉人因立廟

祠焉

開寶七年金陵苑囿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作鬼物苑囿荒凉焉能拘我明年宋師渡江牧者俱死鬬敵苑囿亦廢矣

裴長史新羅國人忘其名後主朝行建州長史開寶八年宋師攻金陵未下建州守查元方知長史善伎術遣赴金陵五月路由歙州長史託疾不行密告刺史龔慎儀監軍軫鎬曰有狀託以附奏言金陵事者五一金陵

立春節後岀災寧謐無事二潤州城九月當陷三朱令贇舟師氣候不過池州四江州血氣覆城明年春末夏初血塗原野五大朝明年十月有大喪後皆如其言

李珣字温叔都官外郎之幼女也八歳能作詩適江夏人王常同泛舟射利江湖間妻徹為江州清風亭記常方歎美珣曰未之盡也何不云好山緑水萬里有盡處清風明月千古無老時一日舉其文於徹徹卒用其言為破題不久常死珣溺舟於三山磯下後三日尸忽出

於水中土人異之為立廟熙寧中都山張芝過廟作三絶梵於廟中一云風軟潮生江水平遥峯隱隱浸寒青自從香骨沉波底獨我為詩弔爾靈二云軋軋櫓聲離遠浦瀟瀟帆影落寒潮懸懸瀝酒陳佳果將此深心慰寂寥三云江雨初晴遠岸低心因啼鳥陡思歸爾如會我題詩意魂夢相求一處飛既夜一青衣召云娘子奉俟久矣芝曰娘子為誰青衣曰早来獻詩與誰耶芝乃悟見一婦人謂芝曰早来佳章欲託以夢寐是或不真不能盡所懐故求面見妾溺此時水官令賦詩及校九江會源録一夕而畢水官大悅令江神出其尸顯其靈今有祠

在此血食於人謝子之詩意所不敢當答以詩詩見前志芝

見詩歎賞久之俄出白金二百星贈芝曰煩礲一石載

妾前事亦有奉報芝受其金送芝出幄則已五鼓矣芝

後因循不爲立石舟再過三山磯下幾至傾覆是夕又

夢其女深詬責之事見翰林名談

晉元帝渡江隨帝有王離妻李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

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

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絶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

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其所居為聖火巷在今縣東南三里禪衆寺直南出御街齊武帝末年匈奴中謡言云赤火南流喪南國於是匈奴始規為寇帝方憂之是歲果有沙門從北來齎此火至火色赤於常火而微云可治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京師咸云聖火詔使吏澆滅之而民亦有竊蓄者治病先齋戒以火灸桃板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

竊還鄉邑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形容骨立依法灸板一炷即痊是月武帝崩建康實錄注

京師寺記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剎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顧愷之字長康直打剎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後寺成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

寺施者填塞俄而果百萬錢也蘇魏公題維摩像云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能及至唐寺廢杜牧之為池州刺史道過金陵嘆其將圮募工榻寫十餘本遺好事者其一乃汝陰太守某人也不能攜去至今置于州廨丞相臨淄公鎮潁日嘗語從事鑱石以記其始末嘉祐壬寅予領郡事暇日數取以觀之案長康晉人故所畫服飾器用皆當時所尚其意態位置非常畫之比也杜本已為後人竊取今所存者蓋再經臨搨矣而氣象超遠髣髴如見當時之人物已可愛也況牧之所傳乎況長康之真跡乎

梁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則飛去人以為妄誕因請點之須臾破壁二龍乘雲上天

未點睛者故在初吳曹不興圖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彖於龍泉亭其畫留在秘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又天皇寺明帝所置也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爾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

實錄大同三年置一乘寺西北去縣六里邵陵王綸造在丹陽縣之左隅䣊舊開東門門對寺梁末賊起遂延燒至陳尚書令江總捨書堂于寺今之堂是也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

就視即平世咸異之名凹凸寺

艾宣金陵人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又有昇州厲昭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規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為精絶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絶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臺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圖畫見聞志

西清詩話曰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不忘於述作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況下於此者乎後主在圍城中猶書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柳低迷嘗見殘藳點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

宋朝事實云周廣順中江南伏龜山圮得石函長二尺八寸中有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此按

寶公傳奠蔣山豈蔣山自有伏龜山乎

申漸高者南唐優人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斂索尤繁農商苦之而莫達於上時屬近甸亢旱日久禱祈無應上他日舉觴苑中宣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外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冤枉未伸乎諸相未及對漸高歷陛而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翌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故知優旃漆城邪律瓦衣不為虛矣烈祖曲宴使

殿引鵕鸃賜周本本疑不飲佯醉別引一巵均酒之半跪捧而進曰願陛下千萬歲陛下若不飲此酒非君臣同心同德之謂也臣不敢奉詔上變色無言者久之左右皆相顧流汗漸高有機智者竊諭其意乃乘悏諧盡併兩盞飲之内金盃懷中趨出上密使親信持藥詣私第解之已不及矣漸高腦潰而卒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内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

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既悟覆盃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翊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閩弔楚幾致治平

元宗暑月賜嚴李二相曲宴北苑中有老牛方息大樹之陰上命樂工詠之伶人王感化首進一詞曰曾戚巳閒鞭扣角田單亦用火焚身困卧斜陽噍䔩草近來問喘更無人 南唐近事

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絶當代上饒郡公甞聞於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朞月戎務日繁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勲贈一絶云韻如古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樓前南唐書作李冠云冠既不遇周顯德中北遊梁宋每醉輒登市樓長嘯後不知所終

南唐鄧匡圖為海州刺史有野客潘扆謁之鄧不甚禮遇館於外廄一日命潘觀獵近郊鄧妻詣廄中覘扆棲

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又夜扆從禽歸啓籠之際忽為歎駭之聲且曰定為婦人所觸幸吾朝來攝其光銛不爾斷婦人頸久矣圉人異之乃聞于鄧鄧詰其由室家具以實告鄧頗驚異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其有劒術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願先生陳其所妙使某拭目一觀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齋戒三日擇近郊平廣之地可試吾術鄧如其約至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

自懷袖中出二錫彈丸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微出指端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當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錚擬雖震電迅雷無以加也鄧據鞍危坐喪精褫魄雨汗浹體莫知已身之所從乃稽首祈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靈無相見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雲霧之乍收食間復為二彈丸矣鄧自此禮遇彌厚表薦於烈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辰

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既寤不復能劔矣尋病終於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於近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于金波園至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天地間金氣至剛遇真陽則敗此亦可以理推）

南唐書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為女道士玉貌鳥爪常著碧霞帔自稱北大先生始因宋齊丘進嘗見宮婢持糞掃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鐺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鑪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

雪成鋌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爇麥粒成圓珠光彩粲然奪真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祕愛耿視之曰此未為佳者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凡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

亦不復得入宫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真云

南唐書嗚呼南唐褊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寖衰而亡要其最可為後世監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木之工作無遮大齋七會有僧自身毒中印土來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為贄烈祖召僧智玄譯其書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之境内然烈祖未甚惑後其徒為姦利多出國人則寖已成俗矣及其

末年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祴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掇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夸以為感應按譙氏五行書主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及元宗後主好之遂篤幸臣徐遊專主齋祠事羣臣和附恐後宮中造寺十餘出金錢募民及道士為僧都城僧至萬人悉取給縣官後主退朝與后著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拜跪稽顙至為瘤贅手常屈指作佛

印僧尼犯姦淫命禮佛百而捨之奏死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宫中佛前然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則貸死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迷惑不恤政事有諫者輒被罪歙州進士汪渙上封事言梁武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柰何效之後主雖擢渙為校書郎終不能用其言開寶初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珍寶怪物賂貴要為助朝夕入論天宫地獄果報之説後主大悦謂之一佛出世

服飾皆鏤金絳羅後主疑其非法荅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説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能盡者明旦再具謂之折倒益故造不祥語以揺人心及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為間也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求助對曰北兵雖强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外

兵暫退自是圍城中皆誦救苦菩薩未幾梯衝環城矢石如雨蒼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至始悟其姦鴆殺之羣僧懼併坐誅乃共乞授甲出鬭死國難後主曰教法可毀乎弗許云

至元甲戌冬十二月宋師大敗於陽邏堡制置趙溍領兵巡江諮議官李應龍充總統軍馬隨司行江上應龍即趙葵參謀官李虎之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潰軍百餘人搶刼建康市物人心不安葢以二十四日趙制置李

諸議同兵船于江上遠見一哨船載一紅襖老子順流而下趙船軍兵喝問之不答再曰如不説即放箭其舟人答曰夏相公來也官軍大驚請入使船三人對泣夏曰二公何不回建康老夫今回廬州去也北兵勢不可當建康乃降將家鄉當防之三公泣下既別夏小舟徑入廬州小港此時窺伺軍人逃歸當夜點軍不及數李諮議謂趙制使曰不如且歸建康鎮撫之即出何如二十六日二公歸以逃歸倡亂之軍咸正典刑民間稍定

張燈守歲喻以和議垂成皷樂喧天過明年正月初二日二公再出於龍灣置司矣見張佑倩福華録註

宋末江南忽有童謡云江南江南若破百鴈来過初不諭其旨至元乙亥丞相淮安忠武王統大兵渡江乃應其讖巴延百鴈音相近也

宋初馬亮四知昇州前後凡十一年末年馬光祖亦三知建康府通十二年年年之甲子亦相出入去任休致皆以巳巳二公皆有遺愛在民恩數亦相埒此事之不偶

然者

宋得天下於柴氏以老母幼君其亡也亦然宋之興也年號顯德其亡也幼君名由顯改元德祐曹彬下江南以開寶乙亥及建康歸附亦以乙亥烏珠之屠建康惟阿哈大王戢兵禁殺郡人為之立廟見祠祀志曹南王名阿嚕罕歸附初行省建康今祠於郡封國又與曹彬姓同彬王爵立廟郡中得失興亡之故葢亦有數存乎其間矣顯德事見福華録

天喜寺阿育王塔世傳為阿育王葬佛爪髮舍利八萬四千塔之一梁書所載晉簡文時劉薩阿及梁高祖開掘得見俱有光明神異其高悝所得金像隋文帝移入長安能自轉動向陽自世俗觀之可謂異矣殊不知太陰太陽之精氣凝而成物隨所繫著多現光怪人之精想所注皆能變動氣之精明純粹者在天為日月星辰在地為金石珠玉在飛走草木之類凡其多壽者皆為精氣之聚况人靈於物為聖賢仙佛者所稟既異又能

充其至大至剛之體以與天地同壽者乎春秋之末吳隳會稽獲防風氏之骨專車蔡京修第得古所葬瓦棺棺中骨肢體皆具其人非能有所養者皆以禀賦之異而能不朽况於為佛者乎宋慶歴甲申昇州開寶寺塔穴掘所瘞舍利入内傳有光恠諫官余靖上疏非之謂不足致福可矣謂不能為光恠亦不可葢理之常無足異者近至順年間重修舍利塔亦有天花飛雨祥光如練者數日云

按實錄晉高悝得金像送長干寺後有西域神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

王所造像來過鄴下後值寇亂埋像於河邊尋失所在五人嘗一夜夢像語吾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悝乃送五僧至寺諸僧見像歔欷流涕像便放光燿燭殿宇又瓦棺寺僧惠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能請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也邃便懇拜謂之其像即轉座放光西向當便模之又銅花趺上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求那跋摩識云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及梁朝勑除市側數百家以廣寺域堂殿樓閣頗極輪奐其圖諸經變相並是張僧繇運丹青之功為其冠絕陳亡寺內殿宇悉皆焚燼今見有石塔三層高一丈一尺下闊七尺形狀殊特非人功焉烏雀不敢棲息西京記光福坊大興寺殿內有阿育王金像歷宋齊梁陳數有奇異陳國亡忽而自西向雖止之還爾隋文帝載入長安內中供養後移置北寺寺衆以殿大像小不可當陽置之於北面明日乃自轉正陽衆咸驚異復置北面明還復轉南面衆乃懺謝不復更動又

靖安坊崇敬寺有石像一軀高五尺製作麤惡甚有靈驗傳云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其女貌醜嘗自慨恨多作佛像及成皆類如此千數乃至誠祈禱忽感佛見形更造諸像相好方具其父使鬼神遍散諸像於天下此石像是其一也

溧水州花山節婦者游山鄉人姓名不傳至元丙子間為大兵擄至崇賢鄉碑亭橋嚙指滴血於橋柱上題詩畢即投水而死後人以花山節婦名之里士濮梅山記其詩曰君王有難妾當災棄子離夫被擄來遥望花山何處是存亡兩地亦哀哉見本州志

句容唐秀才起巖住潘家村嘗為人言大德丙午有溧陽士人挈妻寓館其村值歲荒學徒解散貧甚夫婦以績網給食一日其夫攜網出賣不復還家妻餒守空房中士有利其姿色者頗為給食居旬餘欲逼私之婦正色曰我非如是人也其人謂歲荒如此汝夫已餓死不還汝不從我我不供給汝亦餓死耳婦答曰餓死與病死等耳我寧餓死不忍以非禮辱吾身其人絶去婦閉戶益嚴彌日鄰左共開視之則餓死矣惜不記其姓氏

以補貞節傳之缺 丁復仲 容說

合州人文復之字廷實治易王會龍榜第三名及第授閬州掌書記累官至湖北提刑以起居舍人召每切齒時相丁大全所為與人言我見上必極言其姦邪大全覺之止不得見令俟再命改刑部郎官不赴乞祠祿授朝散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欲還蜀道經建康時邊事日亟同年馬闕齊守郡留不聽行遂寓郡之修文坊馬家巷歸附初廉左丞希愿宣撫江東欽其

名待如師友欲以宋官薦之仕力辭不應以經史自娛終其身郡之琳宫佛宇多其文章子挺宋工部架閣遵父志亦不仕云

陳鉞字宜之太平當塗人宋咸淳辛未第三人廷對鯁直切中時弊賈似道當國欲其依附百計牢籠舊例登科上表謝恩作啓見宰執狀元張鎮孫請公同作啓毅然不從曰天子親擢上第宰臣何以謝爲賈聞之不説授鎮巢軍判官辟建康閫幕因家焉至元乙亥丁内艱

因無降名元帥索多令有司根捕甚急鉞衰服詣轅門長揖不拜陳忠孝大義元帥嘉歎許從便居住後攝府學教授不受月俸託疾以歸所作詩文書甲子稱慈湖民牧菴姚公持憲江東聞其以道自守屏車騎詣門因請寓宿翌日以詩報謝姚答韻敘同宗之誼以姚與陳俱為舜後故詩曰況我田齊胥同出原不詐公優於禮學事繼母至孝學者稱為慈湖先生卒年五十四有文集藏于家其子孫附儒學籍

梁隆吉名棟其先相州人祖琛父定皆仕金金亡歸宋自鄂遷鎮江隆吉弱冠領漕薦戊辰龍飛榜登第除寶應簿丁父憂再調錢唐仁和尉辟入帥幕聲名張甚甲戌後流離兵間宋亡歸臨安不復肯仕弟中砥名柱為茅山道士隆吉依焉至元庚寅遭詩禍臺府諸達官共救解之自是名益聞江東人士從學甚衆卒年六十四葬城南鳳臺西鄉性嗜吟詠而不存藁或問之荅曰吾詩堪傳人將有腹藁在焉用自彰白為其子及門人裒集得若

千首世多傳誦觀其詩可以得其平生大節矣集有登大茅峰

云杖藜絶頂窮追尋青山世路爭嶇嶔碧雲遮斷天外眼春風吹老人間心大君上天寶劒化小龍入海明珠沈無人更守玄帝䝱有客欲問秦皇金巔崖誰念受辛苦古洞未易潛幽深神光不破幽暗惱山鬼空作離騷吟我來俯仰一慷慨山川良昔人民今安得長松撑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長嘯一聲下山去草木為我留清音他時詞多感諷此不及載

劉虎字伯林廬州梁縣人父以上五世同居孝友雍穆公起農家隷軍籍四明趙善湘來帥淮西一見偉之留帳下嘉定十五年金人犯安豐請為援師先鋒連戰賈

鷄山陳村漕口斬首六百級獲蕭張二統軍及千戶穆昆十三人以獻寳慶二年累功為鎮江府防江軍准備將賊紅衲襖擾山陽從戍揚州以偏師敗之于顧澤三年踩海道溯淮戰盱楚漣海間大小捷三十有七於劉伶臺手射貫銀甲胄者應弦而仆實没拐叟統軍云特旨補進勇副尉靖安水軍正將紹定四年從吳英復淮安復鹽城有功五年紅賊畧平惟金將納哈塔敏珠爾據盱眙城跨泗為橋度衆柵龜山表裏相援公以淮陰水軍

統制提所部進擊乘風便出敵不意夜奪浮橋焚其駕橋之舟百有九十斬萬戶李松掩龜山之寨壘而鏟削之還師攻泗州自三月至於九月捷無虛日禽萬戶劉山兒三十人梟偽酋揚總領龐萬戶於舟次納哈塔敏珠爾以城降行賞居第一擢鎮江副都統制任責措置邊面仍總轄淮陰水陸軍馬端平元年趙丞相葵制置淮東遣公與趙司令楷將舟師徇地漣水軍國安納欵率汲君立張山王義深等郊迎便宜知軍事以汲君立攝總

管部戰艦三百徇東海縣降之進徇海州君立降將也易之公亟以師次於北張店夜檄周邑巴邑驚曰公至矣頓兵城下邑乃降是歲經理河南知應天府節制水陸軍馬屯据衝要北兵三闖瀫熟不克而遁明年遷許浦水軍都統制淳祐元年戍真州大閫才之俾叅兵謀總制在城軍馬迺以孟義扼江口而身治城守北哨驟至背城而陳以孟義部戰艦選銳將間道斫營俘獲甚衆敵懼引去明年加帶御器械統兵戍濠州時察罕擁兵

攻濠别遣額𪈨倫由渦潁入淮水陸並進公師於五河率勇士奮前拒戰乘風縱火槍火礮火箭火蒺藜焚之北兵敗績南北兩岸尸相枕藉會划車弩發公中矢洞腹達背悶絶復甦指授諸將方畧意氣彌厲敵不能支乃遁追禽額𪈨倫等十將捷聞賜金百兩落階超轉和州防禦使改鎮江都統制兼知淮安三年察罕擁衆圍壽春朝命往援敵已截渦口路公轉戰而上會騎帥呂宣使文德提兵至援師大振自三月至於五月晝耀兵

夜斫營戰百餘合焚其壁壘遂解重圍凱奏理宗命賜金帶金綫袍進利州觀察使明年召除帶御器械拜合肥郡侯七年樞使督視趙相葵辟諮議官任責鎮江江面八年除知和州和城圮于雨修築一新是役也當暑庀工閘晡未休猝單騎至役所取大胾俾部役者自飪之飪熟良若則語之曰汝端坐終日獨不念役者之恔焚予杖之命自今日役不過午郡大旱請于制府回糴屯田穀之儲于郡者損直以振民捐郡西北湖利縱饑

民於廣袤六七十里内食魚鰕芰藕之産轉徙者舍其
上全活以數萬計請祠提舉建康府崇禧觀十年權知
安慶府事時安慶僑治揚渚敵方掠蘄及境公屢出奇
擊却之寶祐元年知泰州繕城浚隍恒若敵至會箭毒
發自忖非藥石所能及也力請于大閫而歸卒於金陵
私第年五十有三凡海從弟師勇師雄師賢皆以善騎
射為名將師勇以德祐乙亥與常州守姚訔通判陳炤
統制官王安節共守毗陵其冬城破訔炤安節皆力戰

死城中無一降者師勇以四騎潰圍東出中道其子墜馬師勇曰安有大將之子而墜馬者斫其首繫鞍上馳去後三十餘年吳下休休庵一老僧病死遺篋繫梁上封識甚嚴衆發視之惟鐵衣寶劒各一其文字有劉師勇名相傳師勇自常州馳至臨安又轉徙至厓山宋亡乃晦跡浮圖氏云以上見馮去非所作神道碑師勇事見陳炤小傳

至大金陵新志卷十四

至大金陵新志卷十五

元　張鉉　撰

論辨

諸國論

陸機二論　機本吳人居秦淮晉滅吳乃作辨亡二論并述其祖遜父抗之功業　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鋒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霸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輿之將帶

州郡起之師跨邑嘯聚之羣風驅熊羆之旅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冠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益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睎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心腹出作股肱甘寧凌

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强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絶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獘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界

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飇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循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

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才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宫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視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

之孤登壇抗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畧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盡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脩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

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詔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楚以争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强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强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鋭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没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

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叅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叅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叅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 呂祖謙十論吳論

孫權起於江東拓境荆楚北圖襄陽西圖巴蜀而不得北敵曹操西敵劉備二人皆天下英雄所用將帥亦一時之傑權左右勝之而後能定其國及權國既定曹公已死丕叡繼世中原有可圖之釁權之名將死喪且盡權亦老矣世人謂權之所以為固者東南之地所以為强者東南之兵此大不然夫東南之地天下至弱

而孫氏之地又為六朝最弱獨權守之而固東南之兵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兵又為六朝最弱獨權用之而強長江而上達于江陵轉江陵之南阨於巫峽上下千里可航而渡者凡幾可阨而守者凡幾道路坦然非有潼關劒門之阻也自廣陵而渡京口自歷陽而渡采石自邾城而渡武昌易若反手江陵破則上流無結草之固濡須破則江上不知所以為計地之形勢可謂弱矣權之兵衆皆江南舟子綿力薄才之人區區捃拾盜賊驅獵山越以寬行伍兵亦可謂弱矣然權用之如此之固且強何也蓋權之所以自立者有謀而已不獨用其臣之謀而又自出其謀內以謀用衆外以謀應敵所以地狭兵少處天下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勢者歟始權之初立曹操下荊州移書吳會舉國震駭權聞魯肅之言翻然而悟聞周瑜之議奮然而起一舉而走曹操存劉備基王霸之業此用周瑜魯肅之謀也及劉備借荊州而不反關羽頡頏於上流權謂養關羽使北吞許洛全有江漢回舟東下誰能禦之欲圖

之懼曹操之乘其獘也乘羽北逼許洛曹公以朝命見招權乃上牋擊羽以自効使呂蒙陸遜一襲而得之全有荆楚西開劉備於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呂蒙陸遜之謀也方曹丕已篡漢天下憤怒切齒之時權知劉備必報關羽怨曹氏掎其後也乃于是時釋其憤切之心而稱臣於魏受其爵封擊備而走之此權之謀也及魏責任子而權不遣西患未解而北患復起權之計宜乎窮也權知劉備以復漢為名而曹操篡位之罪甚于殺關羽備亦欲結已為與國而專意北圖於是遣使講和以中備之欲遂得息肩於西而專意于北拒魏而退之此權之謀也方曹操之反自烏林憤權而東征謂權恃水以自固故以舟師入合肥權若拒之於江南則曹公水軍入江權軍不戰自潰矣故逆拒之於濡須使操雖水軍無所施步騎雖多瀕阻江洳春水方生義無所用操嘆息而退此又權之謀也操既還自他人觀之大則追軍逐北小則自足稱雄今權不然反請降於操蓋權料操之內憂尚多北有未

定之河北西有未復之關中操欲代之而慮東南之變非大定不往也故稱降以少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復虞東南而盡力西北已得於其間益繕戰守之備以待其再來此權之謀也方曹丕之責任子不得而南征也權見丕不知兵不如其父而老臣宿將亦不盡力如操之時始却之於濡須而再來權之意以謂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而反則丕必不休故開而致之瀕江而不與之戰挑之而又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以警之魏自是不復敢南出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為兵久不用則士氣鈍彊埸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晏然積以歲月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兩諳淮南之將致而擊之所虜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資又為之破壞此亦權之謀也權又以謂所用多南兵便於舟楫短於陸戰故用兵未甞一日捨舟楫而乗勝逐北亦不肯遠水以逐利雖有大舉長驅之計亦不敢行以徼一時之幸故曹休敗而不敢追殷札

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謀也權之受封吴王也盡恭以受其爵命使其國中知已為百姓屈也與邢貞為盟陰以怒其羣下方且為進取之計而自甲屈如此此亦權之謀也故權之為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勝亦用謀負亦用謀動無非謀也故能以一江為阻而與曹劉為敵然權起非仗義徒知以割據為雄不能與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北之兵緝馬步之鋭挾舟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水陸並進孰能當之哉當曹丕之立也權又能求漢室子孫而輔之出師問罪劉備必亦連衡而犄角中原之士挾思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權不知出此徒自尊於崎嶇蠻夷山海之間故雖力為計謀詭詐然基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子孫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爭衡天下惜哉然使權不為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況子孫乎其國不能保也況天下乎何以言之權没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僅勝再用之而大敗孫

綝用之又敗江淮之間惴惴而已上流藉陸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抗死則亦惴惴然矣藉使孫皓不為暴虐亦豈能久存也哉後世不察權以計謀自立而區區欲效權之畫江為守是不察夫形勢甲兵之最弱也古人惟陸抗知此抗言於孫皓曰長江浚川限帶封域乃守國之常事非智者之所先審抗此言則當時之形勢為不足言而所謂智者所先則有道也抗可謂善論孫氏形勢者矣

## 晉論上

東晉之始形勢與吳相若然吳北不能過淮而東晉時得中原之地吳旋為晉滅而晉更石勒苻堅之強終不能破其君臣人材去吳遠甚而其固如此者晉以中原正統所繫天下以為共主故也以正統所繫天下共主而百餘年不能平天下雪讐恥恢復舊物晉之君臣斯可罪矣詩美宣王曰內脩政事外攘夷狄齊桓公晉文公越王勾踐皆國中已治然後征伐今夫晉室南遷士大夫襲中朝之舊賢者以遊談自逸而

愚者以放誕為娛庶政陵遲風俗大壞故威權兵柄奸人得竊而取之小則跋扈大則簒奪士大夫雖有以事業自任者亦以政事不脩財匱力乏而不得盡其志可勝惜哉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脩任屬賢將而待可為之時時而進焉則無不成矣晉既内無政事外之任屬又非其人雖有中原可勝之時而我無以赴之雖赴之而敗矣故諸褒北伐蔡謨曰今日之事必非時賢所辦殷浩之再舉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固已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又曰雖有可喜之會内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由是觀之晉之政事不脩任屬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亦無能為也然謨之言大抵謂任屬非其人故曰非上聖與英雄自餘莫若度德量力羲之之言大抵謂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復所及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三君雖相當時之失然盡如二君所言則東晉未有復中原雪雠耻之期端坐江左以待衰弱滅亡而已此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也夫東晉之初其強弱何如三國之吳蜀當時有志之士尚能欲自強而不肯休諸葛亮諸葛恪之語最然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賊材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孔明之治蜀可謂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謂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時恪之言曰今所以敵曹氏者以操兵衆於今適盡司馬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計智之士今伐之是其危會恪之言知可乘之時而不知所修之政而自量其材與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無成而恪卒以敗觀蔡謨王羲之與諸葛亮恪之論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世之人好興作者必以孔明元遜之言為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謨王羲之之言為是酌厥中而論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內脩政而外安邊患聖經之言不可易也後世亦曰事貴乘釁又曰上策莫如自治蓋急急自治政事既脩恢復之備已具事會之來不患無也一旦觀釁而動將無往而不利矣若內雖有自治之名而無自

治之實徒為空言玩日引歲端坐而守而待賊虜之自滅非愚之所敢知也苟不相時先事妄發小者無功大者覆敗一旦機會之来事力已竭不能復應東晉之事如此者多矣

## 晉論中

孟子曰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夫無敵國外患者謂國安可也乃曰常亡何哉葢既無法家拂士又敵患不至則君驕臣縱入於危亡而不自知東晉之末是也晉之始也敵國雲擾强臣專制上下惴恐如處積薪之上而火然者故君無驕泰之失而臣下自以危亡為憂是以内雖王敦蘇峻反叛相尋桓温擅權廢立外則石氏之兵三至江上苻堅淝水之役江東幾至不保然當時人主恐懼於上而王導温嶠陶侃謝安謝玄之徒足以盡其力故至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也及桓温既死苻堅復亡上流諸鎮皆受朝廷號令非有間者跋扈之人雖姚氏自守於關西慕容相踐於河北非有向日邊境之憂也君臣上下自以江東之業為萬世之安心滿意足孝武漸生奢侈於上道

予之從獨威柄於下謝安謝玄至以功名自疑矣安玄既死其政愈壞甚於己危將亡之時泯泯靡靡不自知也已而君臣兄弟之間爭權植黨上流之患復開不得外敵之强而國遂亡矣聖人於無事之時而為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況東晉讐恥未復遽以無事自處不甚愚哉

## 晉論下

杜牧謂宋武不得河北故隋為王宋為伯愚謂不然并吞海內之形勢關中為重河北次之關中者周秦漢用之河北者光武用之皆用之以取天下也曹操石勒以河北取關中苻堅以關中取河北三人者皆吞海內十有八九而不能并東晉之後元魏以河北取關中後周以關中取河北隋唐以關中取天下以此論之用關中并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二用河北并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則關中為重河北次之顧不信乎宋武帝非獨不得河北暫有關中而已何嘗得之哉宋武起於布衣身經百戰戰勝攻取髣髴曹操司馬懿而下不可比也舉東南至弱之兵練而用之踐西北至强之衆前無橫陣旁無堅

敵逆河而上開闗而入之用之如建瓴破竹之易可謂奇矣然得關中而不守翻然東歸失百二之地於反掌暮年慷慨登壽陽城樓北望流涕而已可不悲哉愚謂宋武之失關中其罪有三一則好殺伐而不得中原之心二則急窺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憤三則倚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夫宋武下廣固欲盡坑其父老韓範力諫猶誅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其孥前賢論之以謂舉事曾符姚之不如有智勇而無仁義安有當哉其一失也宋武帝之不為晉室藩輔人人所知也然輔晉而行能仗大義使中原知為晉雪百年之憤天下其孰能議之其子亦不失天下今急為簒奪大業不終曹操猶能曰天命有在吾為周文王終身輔漢而不取宋武識慮不及操遠矣其失二也宋武之北伐魏主以問崔浩浩嘗策之以為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燕取秦西北之人未嘗撫速城舉大衆來附之者裕獨用南人轉戰山河之間往返萬里使裕収燕之後選用燕之豪傑廣募壯勇以傾三秦得秦之後選用秦之豪傑廣募

壯勇以傾河北分爵裂土以功名與衆共之攻伐元魏則中原盡得矣東掃慕容之餘燼西翦赫連之遺種以裕之智勇王鎮惡檀傳朱沈之徒爲爪牙而謝晦之徒主謀議何爲而不成裕之施爲既已不能選用燕秦賢傑廣募壯勇而區區用遠客之南兵縱無所練之士卒南兵獨用已敗不可支其失三也蓋南北異宜攻守異便南兵不可專用有三雖勇而輕一也利險不利易易困難久二也易亂難整三也項羽之破趙一以當百高祖征黥布張良戒毋與楚人爭鋒然羽布皆爲高祖以持重困之此雖勇而輕也吳王濞之反有田將軍者請急據洛陽曰漢車騎入梁楚之郊則事敗此利險而不利易也吳楚屯聚數月無食而潰裕軍至長安已謳歌思歸此易困而難久也裕軍至長安日暴市肆此易亂而難整也裕既無中原之衆欲以南兵守關中人無智愚皆知不可也裕之東歸世以謂劉穆之死急於篡取愚以謂正以南兵不能守關耳裕見已所行事已失中

原之情欲全軍共歸則惜關中不忍棄之欲不歸而守則南人思歸既甚將潰而歸矣裕之首領未可保也况關中乎數十年之得一朝失之古今所惜然則後之欲恢復者得中原之郡縣可不以裕為深戒哉

宋論

宋文帝以河南之地為宋武帝舊物故竭國家之力掃國中之兵而取之卒無尺寸之功史稱文帝之敗坐以中旨指授方畧而江南白丁輕進易退以愚言論之文帝不用老將舊人而多用少年新進使專任屬猶恐不免於敗况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於原野而決機於九重之中機會乘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使到彦之輩御精兵亦不能成功况江南白丁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則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强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專用豈無北方之人可號召而用之乎葢武帝失之於前而文帝失之於後也自古東南北伐者有二道東則水路由淮而泗由泗而河西則陸路越漢而洛由洛而秦自晉南

還褚裒殷浩桓溫謝玄皆獨由一路以進至於武帝則水陸齊舉故能成功今文帝專獨用南兵而專恃水戰舟楫之利雖嘗使薛安都等盡力於關陝而孤軍無援形勢不接此三者文帝之所以敗也使文帝得賢將而任之屯於淮外要以經略不獨用南兵而號召中原之衆不獨恃舟楫而修車馬之利則雖未能堅守河南亦不至於一敗而失千里之地再敗而邊塵内入也文帝脩政事為六朝之賢主而措置之謬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齊論上

天下之情艱難則勤承平則惰勤者雖弱小而奮惰者雖盛大而衰夫元魏以外國之强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而喜戰道武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然至孝文之時議舉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雖驅之以威莫肯行也與間者習戰之俗何其相反哉蓋自道武没更以母后幼主持政羣臣皆生長安佚非

復昔日馬上之士也稍備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穹廬遷徙之俗也金錢玉帛府庫充滿非復昔日計牛馬鋌刀之利也美衣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饑餒之勞也高談徐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復昔日競戰國攻取之勲也故雖有事而流為承平無事矣夫朝野之間以禮義維持而承平無事日久猶恐以驕淫致亂假令上下無禮義之維持稍稍無事則志氣滿矣制度侈矣子女盛矣土木興矣此慕容苻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未甚變其俗習然猶上下厭兵畏戰國主親在行間而不肯前至於遷洛之後急國衰矣切譬之猶夫鷙鳥也去其利爪而傅以鳳鳥之羽則無德可昭無威可畏取死於虞羅必矣然元魏既衰之後宋氏多事齊氏享國日淺梁武謬於攻取待元魏至於國分為二然後自斃若使南朝有英武之主智謀之士蓄開拓之備而伺其隙則元魏豈能據有中原如是之久也哉

## 齊論下

齊氏享國日淺雖無境外之功而疆埸之間亦無失矣太祖初立魏以劉

祖為主入冦高宗之簒魏又入冦皆有以為辭矣然是時魏之入冦無他奇策而齊禦之者亦無高計勝負相當魏不能渡淮南定漢沔齊之大鎮無傷焉齊亦不能追擊魏全軍而反然魏得沔北數城齊不能復取也齊之君臣度未足以開拓故亦不敢深為報復之計待其通使於我然後歸其俘而納之亦計之是者也然其性無常和好不久高祖與之講和五年而以明帝簒立為辭分道入冦夫魏孝文豈專為明義者哉求土地之獲而已使齊氏自通好以來邊備不脩一旦變起國中未靖外難又至豈不殆哉專言和好之不可恃自兩漢以來然矣

## 梁論上

陳慶之以東南之兵數千入中原形勢強盛之地大小數十戰未嘗少挫遂入洛陽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若是之快者也然卒以敗歸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孤軍獨進不能成功自古以然當時梁武使諸

道並進秉魏人上下崩離之際分取郡縣河南之地必可取也慶之既至洛陽縱士卒暴市里此豈弔伐之師乎當時能整軍陣宣布梁德取不樂爾朱氏之人而用之改立魏主則河南之地雖不版圖必當為附庸之國矣南人善戰伐而少馬慶之能鏖北兵於平原驟野使狄騎而用胡可敵哉自入敵地務廣騎兵使不樂南之人與南人善射參用之縱不能守洛陽之地多得騎軍猶足以歸壯國勢且安得有嵩陽之敗哉然慶之與元顥更相猜忌則廣兵之計顥必不行以此觀之慶之進退專之可也顥之成敗不可任也恤顥之成敗而不恤軍旅之衆寡非計之善者也夫慶之固奇才未易議也著其所不及以俟有慶之之才者試觀焉

## 梁論下

梁之亡也以侯景武帝納景得禍也速受禍也重元帝僅能滅景而卒不能振其國家悲夫昔馮亭以上黨輸趙平原欲受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武帝之納侯景是也夫景自以猜疑不容

於高氏反覆南來既非吾兵威之所加又非吾馳說之
所下忽以三十州數千里之地來歸斯可謂無故之利
矣武帝思慮朝臣諫說非不詳矣始疑而卒納之可謂
利令智昏矣趙之與梁得地無異而受禍相似趙致長
平之師幾至國亡梁致臺城之陷亦至於亡國是禍又
甚於趙也趙有强秦之敵推之以致禍梁氏既無强秦
之敵而獨一侯景已是以致亂是又出於趙之下也然則
在武帝勿受可乎曰方高氏宇文制東西魏與鼎立三
分地廣兵强者勝如之何勿受受之有道乎曰景之初
叛先降西魏二人已覺其詐于謹則請加爵位而勿遣
兵王思政則請因而進取乃使思政與李綽趙弼赴之
故已制其肘腋矣已而思政入潁川逐景出之則已傾
巢穴矣而又召景入朝則伐其姦謀矣景既不入朝思
政遂據景七州十二鎮之地是魏因納景不血刃而取
千餘里之地武帝施設羅網畧無西魏之一二何為而
可納武帝既信其姦詐而以羊鴉仁應接鴉仁非景敵

也不足以制景一失也又信朱异捨鄱陽王範而以淵明為帥卒有寒山之敗致軍折於外景益無所憚二失也景之地不得尺寸既失景地何用於景不殺則廢之可也反豢養於邊陲三失也方景之未來而貳於守文說辭自辯不能逆折其情則曲意為詔以安之既而奔亡入境不能制畜遂捨鈐鍵而縱之盜據邊疆則又從而與之䟦扈不避則又虛辭而說之高氏以淵明為間則又不能推大信於景而欺之謀反已露則又不能逆擊而討之梁之失也如此其所施之方畧所用之將帥與西魏何相萬萬也故非獨不得景尺寸之地而又不得景絲毫之力而受丘山之禍由梁武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故也夫無故之利無時無之方畧制置尚鑒茲哉

## 陳論

陳之形勢不足道也視吳又無江陵自峽口至海盡江而已使孫權復生且不能守況叔寶之淫昏

乎葢自晉以來習於水戰以江自恃初不知我能渡敵亦能渡何足恃哉以愚觀之江若大河之北耳大河猶有悍湍之虞若江則順風登舟一瞬可濟雖有京口采石潯陽武昌巴陵號為控扼豈秦關劍閣之比哉守江之計必得淮南以為戰地荊楚控扼上流又有舟師戰於江中然後可粗安孫權之拒曹操東晉之拒苻堅宋之拒魏太武齊之拒魏孝文是也若曰亡淮南荊襄而獨憑恃共流以為大險豈不可笑也今陳既失淮南又失江陵吳阻長江又有南郡一旦王渾之師入自淮南杜預之師入自襄陽王濬之師從江而下沿江鎮戍不能禦也陳阻長江又失荊州一旦賀若弼出淮南秦王俊出荊襄楊素之師泛江而下沿江鎮戍能禦而不能破也葢無淮南襄陽則自廣陵至於峽口皆可渡吳陳三世之後亡國已幸矣唐末楊行密據有江淮既死而李昇取之建都金陵以孫權自處方其有淮南諸郡則閩步高視東攻二浙西取湖南南取閩越南方莫強焉

迨淮南為周世宗所取則自窘以至於亡亦失淮南則不能守江南之明驗也王羲之云保淮南所及不如保江蓋見吳之能守而未見若陳若南唐不可守者也後之智計君子既有謀焉謹勿割棄荊淮而為守江之論也

## 奏議

### 宋李綱奏幸建康在立志以成中興之功

臣伏覩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臨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勘定禍亂克剪大憝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跂竦抃蹈踊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為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

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况以聖明之資為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統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為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充而行之與神為守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心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只是一事必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别邪正招徠人民振

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既定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然後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北兵雖强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其衆闔怨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長享國者正如隆冬涸陰沍寒層冰萬里陽氣所到不時銷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范蠡説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已勾踐用之國以富强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勘亂定功役不再籍夫何遠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為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訕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濵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路臨駐江干將大有為以成勘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尚庶幾未填溝壑間獲覩

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

宋汪藻奏分張俊軍策應建康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為中國困於外兵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巳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依據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蓋誕妄耳續觀黄偹録韓世忠捷奏又以為朝夕必可奏捷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狀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敵於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巳渡復回者纍纍不絶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巳月餘乃反去

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計出百端尤喜為窮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不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邪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為門戶則東南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能高枕而卧乎不知羣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我為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未困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衆掃除非特免目見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萬萬哉雖聞近遣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為策應此固

陛下長筭也不知張俊果能為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荊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粮斛以自隨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而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清涼彼得其時矣幾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慮不以臣言為愚輕忽此事特加采納不勝幸甚

## 辨考

### 景定志丹陽辨

丹陽之辨有三一辨其字二辨其地三辨其治按西漢地理志字從楊東漢郡國志字從陽自晉至唐見於史傳者或為楊或為陽無定字也江南地志云郡國有赭山其山丹赤裒宇記云赭山亦名丹山唐天寶中改為降巖山丹陽之義出此山臨湖故湖亦以丹陽名今此山在溧水句容兩縣之

間以此證之則丹為山名山南為陽故曰丹陽字從陽者為是晉地理志於丹楊郡之丹楊山註云山多赤柳以此證之丹楊即赤柳之異也字從楊者為是二字各有所據世或疑之切攷古史多通用如豫章名郡取義於木而字不從樟會稽名郡取義會計而字或從鄶豈容以今字之拘而疑古字之通哉況柳之赤山之丹未必不互相因也丹山之有丹楊則因木取義宜也丹楊山之南曰丹陽因方取義亦宜也二字之通毋庸深辨而地則不可不辨耳蓋地之名丹陽者不一周成王封熊繹於丹陽乃荆楚之所始其地在荆州不在揚州唐地理志丹州咸寧郡有府五丹陽居其一此在關內道古雍州之域亦不在揚州也史記楚懷王與秦戰於丹陽司馬貞索隱云此丹陽在漢中則又屬梁益之州而非揚州也秦置鄣郡有縣曰丹陽漢改故鄣為丹陽郡此實隸揚州孫吳析溧陽以北六縣為丹陽治建業亦隸揚州自東晉以至於唐丹陽郡有分有合而皆隸揚

州其名偶與荆雍梁益之丹陽同而其地實異蓋九州之域自禹而分不可紊也如秭歸縣有丹陽城枝江縣有丹陽聚地皆屬荆北史中有封丹陽侯者數人地皆在雍於此無辨則丹陽見於史傳者多前之以彼為此者未必知其訛今之書此遺彼者未必不疑其畧矣丹陽之地名不一固所當辨而丹陽之屬揚州者其治不一或者猶有疑焉漢志云丹陽郡治宛陵蓋今之寧國府也杜佑通典云以丹陽郡隸潤州蓋今之鎮江府也吳寶鼎中嘗割丹陽附吳興蓋今之安吉州也人多惑於三說遂疑丹陽之不在建業殊不知丹陽之名本出建業而郡治寓於宛陵者暫爾自建安以來丹陽郡治常在建業常以宰輔諸王為尹隋以前未嘗改也夫置丹陽治建業者孫權也割丹陽附吳興者孫皓也平吳以後復吳興所有之丹陽歸于建鄴者晉也平陳以後廢丹陽郡而置溧水縣者隋開皇也廢蔣州而復置丹陽郡者隋大業也以江寧溧水復置丹陽縣者唐武德

也嘗考潤州類集曰今之潤境舉非丹陽地而唐以丹陽名郡何也葢唐天寶以前唯有潤州未有昇州是時潤所領縣六江寧句容在焉二縣為丹陽故地天寶初改州為郡因以名之迨至德二載始割出二縣增以溧水溧陽建為昇州而丹陽之名遂存於潤杜佑通典以天寶以前州縣為定故載潤而闕昇後之作方志者曾不審此往往只據佑所書而在秦在漢皆繫於二郡之間誤矣又云漢元封二年改鄣郡為丹陽其城在今江寧府東南八里即漢丹楊太守及晉丹楊尹之所治隋平陳廢之平其城以為田大業初復置唐武德九年又廢之以其縣隸潤州天寶元年始改潤州為丹陽郡又改曲阿為丹陽縣皆非兩漢六朝之丹陽也又嘗考諸縣治漢丹陽郡統縣十七秣陵句容丹陽溧陽江乘隸焉晉丹陽郡統縣十一建鄴江寧丹陽溧陽江乘句容秣陵皆隸焉隋丹陽郡統縣三江寧溧水隸焉其丹陽名縣於潤境者亦唐天寶以後也非兩漢六朝之舊也咸

氏曰丹陽史記作陽從阜漢志書郡從木書縣從阜東漢吳齊三志唐通典並從阜晉宋唐三志並從木自餘或從阜或從木今志從史記從阜為定今按戚氏志以此地有荊山小丹陽瀨渚固城引班固漢志為証疑楚始封在此而不在荊州按詩商頌稱荊楚在國南鄉左傳載齊桓公責楚之辭曰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蓋楚封荊州故應貢包茅漢水近南郡枝江故并以昭王事責楚其不服者楚始封地狹未及漢也楚人之辭亦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若以楚封在今建鄴之丹陽則自江泝流至漢水三千餘里桓公不應以荊州事責之其時上距熊繹始封纔三百五十餘年不容大誤至此如謂熊繹子孫嘗改封於南郡枝江則成王至昭王數十年耳何以即改封也班固居西非如太史公偏歷江淮作書未成而誅其妹曹大家代足成之所書地理不能無謬是以但知丹陽郡之後常屬楚而不知其非熊繹

始封之丹陽但知文王自丹陽徙郢而不計其自滅漢東諸姬楚地既廣乃自南郡枝江徙而漸北也臧氏舍左傳史記而信之過矣其他佐驗尤多楚非封此甚明其名丹楊或取義於山於木與枝江之丹陽偶同靈王伐吳築城瀨渚或徙丹陽之人居此然亦未嘗有丹陽之名今鄧州渚陽縣有丹水在漢江北即秦人戰楚之地不屬梁益州餘地名丹陽甚多景定志所辨不易之論也

## 景定志揚州辨

或問禹貢揚州之域北距淮東南距海不專在建鄴也宋揚州治廣陵不復隸建鄴今以揚州刺州及州牧入建康志何哉曰自漢以來揚州無常治或徙壽春或徙曲阿或徙歷陽皆暫爾而治建鄴之時獨多漢末揚州之地南屬吳者十四郡而揚州治建鄴合肥以北屬魏而揚州治壽春晉平吳以後徙壽春之揚州合治建鄴至元帝渡江都揚州統丹陽等郡宋以揚州為王畿六朝都建鄴時若揚州牧

若刺史皆以大臣諸王兼領治所皆在建鄴隋開皇初雖嘗徙治江都而大業隨廢唐武德二年置揚州東南道行臺治江寧三年以江寧溧水二縣置揚州六年又以延陵句容隸揚州以地言之皆建鄴也雖武德九年嘗徙治江都而貞觀七年復治江寧矣則隋唐之間揚州常治建鄴而徙江都者亦暫爾至于五代偽吳楊行密雖以江都為揚州而金陵實為別都至偽唐又自廣陵而遷治金陵矣若以今之揚州言之則廣陵一郡之名耳若無關於建鄴以古揚州言之則禹貢九州之一之總名建鄴乃其州之鉅鎮而治所多在焉今於六朝表中書揚州之事從古也本朝表中不書揚州之事從今也是不可以不辨

景定志金陵辨 金陵何為而名也考之前史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曰金陵

又曰地接金壇其山產金故名於是因山立號置金陵邑至秦始皇時望氣者言其地有天子氣又埋金寶於

山以厭之昔有一碣在靖安道間題為埋金碑其文曰不在山前不在山後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獲得富了一國者老指為秦時古碑近年遂為好事者取去是金陵之名始於楚秦千數百年於此矣前輩固甞疑之葢謂寶觔在地氣射牛斗光怪燭天其下有寶熊商政方惡其地氣之異而欲消去之乃復埋金寶於其地是葢其氣也安得為知乎及見靖安道間埋金碑之語然後知熊商嬴政知術相襲以愚黔首而千數百年無能發其詐者地有王氣楚秦所忌故將鑿山以泄其氣也役其人以鑿山則人未必從於是借埋金之說以致鑿山之人曰山有金也曰吾甞埋金於山也人皆有求金於山之心則皆不愛其鑿山之力求不獲則鑿不已不待驅而從也又設為山前山後山南山北之語以惑之神其有金之地將以貽其求金之人葢人知其地之有金而莫知其金之所在則遍山而求之遍山而鑿之金未有獲而山之氣泄矣求金之人皆無所得而楚秦

之君求泄山氣之謀遂矣則是埋金之說所以為驅人鑿山之術豈真埋金也哉吁熊商嬴政將以愚黔首適自愚耳山融川結天地之氣為之豈區區智術所能變之哉惟修德足以永天命惟施仁足以固人心惟行帝王之道足以消姦雄之變聖賢以理御氣大抵然也不是之務而求以人力勝地氣復以智術致人力熊商終無救於楚之滅嬴政終無救於秦之亡豈非甚愚也哉當時言天子氣以五百年為期自是四百九十年而晉元帝渡江建都金陵適符其數商與政如之何哉故著斯辨以發金陵之詐而祛黔首之惑云　今按此辨埋金之妄固當然碑辭淺露不類秦楚時刻文隋唐以後好事者為之耳姑存以備參考

## 景定志越臺辨

越城者建康作古之城勾踐范蠡之所營也越臺者越城之故址也考之史傳無異辭矣越而楚楚而秦秦而漢漢而吳晉宋齊梁陳攻守於此者西則石頭南則越城皆智者之所必據劉

潯於此避條侯温嶠於此破王含劉裕於此拒盧循蕭懿於此拒慧景蕭衍於此屯王茂皆越城越臺也郡國志云越城在縣南六里實録云越城在淮水南一里半祥符圖經云越城在秣陵縣長干里宮苑記云范蠡築城在瓦棺寺南金陵事跡云南門外有越臺與天禧寺相對今府城之南江寧尉廨之後軍寨之間臺猶存也訪古者每興感焉近世詩人有作越臺曲者乃為說曰越女嫁江南國主為妃以其地卑濕運越土築此臺以居焉見此詩者併為一談牢不可破若使其考古必知誤矣越臺曲云玉顏如花越王女自小嬌癡不歌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日思歸淚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江邊雨多地卑濕旋築高臺勻曉粧千艘命載越中土喜見越人仍越語人生脚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中去高臺何易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有名六朝事類周紫芝邦彥詩也

江南古稱江左亦稱江右 案吳澥字內辨云金陵居長江下流據金陵而言則江南居左四瀆之流皆自西來天下之形勢亦然以中原而言則江南之地居右故前史兩稱之

唐潤州亦曰金陵 唐張氏行役記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話錄言李勉初至金陵於李錡坐上屢讚招隱寺標致二事皆在潤州則唐人謂京口亦曰金陵杜牧集有金陵女秋娘詩白居易集有賜金陵將士敕書皆京口事也

至大金陵新志卷十五

右金陵新志首圖考終論辯共壹拾五卷

本路提調司吏江子澄

本路儒學教授王元孫

學正方自謙　學録陳覲

訓導丁復　婁章

林壽　胡㬇

朱遂　吳溢

督刊司書掌版鄭懋

知書陳祥　曹志仁

編寫生員劉溟　呂益

徐震　翟庸

鄭瑛　趙天禄

李夔　趙天壽